

白話四書五經

上册



古典名著今译读本

白话四书五经

上册

论语	杨伯峻	杨逢彬／译
孟子	杨伯峻	杨逢彬／译
中庸	钱玄／等译	
大学	钱玄／等译	
周易	宋祚胤／译	
尚书	周秉钧／译	
礼记	钱玄	钱兴奇
	徐克谦	叶晨辉
	张采民	曹同群／译



商务印书馆

四书章句集注 卷之“卦”、“经”有《卦五经》。各篇既只 出
志冠式以圖圖一賦誦文卦凡 限

出版说明

四书章句

目寸平四式凡一

顾名思义，本书包括《四书》和《五经》两部分。《四书》含《论语》、《孟子》二书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宋代淳熙年间，我国著名教育家朱熹将这四种著作作为小学教科书，为它们作了注解，叫做《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四书》一名得以流传。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多从《四书》中出题，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考生的必读书。《五经》包括《易》、《尚书》、《诗》、《礼》、《春秋》五部书。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五经》中的《礼》，汉代指《仪礼》，后代指《礼记》。《春秋》后来又与《左传》合并，称《春秋左传》。因《四书》和《五经》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同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必读之书，所以后人将其合刻为《四书五经》。明代已有学人将“四书五经”用于书名，可见合刻本不会晚于明代。

《四书五经》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正宗传统，对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东南亚汉文化圈都产生过而且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合理地继承和发扬其优秀内核，仍然是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今天的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要想了解古代中国社会，要想探索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奥秘，要想把握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四书五经》可以说是一部最基本的入门书。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需要，我们编成这部《白话四书五经》，以飨读者。

因《大学》、《中庸》二“书”独立，故《礼记》中不再复

即开始出

一九九四年七月

2

上册目录

白话论语	(1)
学而	(7)
为政	(9)
八佾	(12)
里仁	(16)
公冶长	(19)
雍也	(23)
述而	(27)
泰伯	(31)
子罕	(33)
乡党	(37)
先进	(40)
颜渊	(44)
子路	(48)
宪问	(52)
卫灵公	(57)
季氏	(61)
阳货	(64)
微子	(68)
子张	(71)
尧曰	(74)
白话孟子	(76)
梁惠王上	(84)
梁惠王下	(92)
公孙丑上	(102)
公孙丑下	(111)
滕文公上	(119)
滕文公下	(127)
离娄上	(135)
离娄下	(143)
万章上	(151)
万章下	(159)
告子上	(167)
告子下	(175)
尽心上	(183)
尽心下	(191)
白话大学	(199)
白话中庸	(205)
白话周易	(217)

乾	(229)	大过	(296)
坤	(236)	坎	(299)
屯	(240)	离	(301)
蒙	(242)	咸	(303)
需	(244)	恒	(306)
讼	(247)	遯	(308)
师	(249)	大壮	(311)
比	(251)	晋	(313)
小畜	(254)	明夷	(316)
履	(256)	家人	(318)
泰	(258)	睽	(320)
否	(261)	蹇	(323)
同人	(263)	解	(326)
大有	(265)	损	(328)
谦	(267)	益	(331)
豫	(269)	夬	(333)
随	(272)	姤	(336)
蛊	(274)	萃	(338)
临	(276)	升	(341)
观	(278)	困	(343)
噬嗑	(280)	井	(346)
贲	(282)	革	(348)
剥	(284)	鼎	(351)
复	(287)	震	(353)
无妄	(289)	艮	(355)
大畜	(291)	渐	(358)
颐	(293)	归妹	(360)

(8) 丰	 (363)	既济	 (383)
(0) 旅	 (366)	未济	 (386)
(8) 巽	 (368)	系辞上	 (389)
(8) 兑	 (371)	系辞下	 (406)
(0) 涣	 (373)	说卦	 (422)
(8) 节	 (376)	序卦	 (431)
(1) 中孚	 (378)	杂卦	 (445)
(8) 小过	 (381)		
白话尚书			
虞书	 (456)		
(0) 尧典	 (456)	大禹谟	 (461)
(7) 舜典	 (458)	皋陶谟	 (464)
夏书	 (466)		
(1) 益稷	 (466)	五子之歌	 (473)
(8) 禹贡	 (468)	胤征	 (474)
甘誓	 (473)		
商书	 (476)		
(0) 汤誓	 (476)	盘庚中	 (485)
(0) 仲虺之诰	 (476)	盘庚下	 (486)
(2) 汤诰	 (478)	说命上	 (487)
(8) 伊训	 (478)	说命中	 (488)
(5) 太甲上	 (480)	说命下	 (489)
(0) 太甲中	 (480)	高宗彤日	 (490)
(8) 太甲下	 (481)	西伯戡黎	 (490)
(1) 咸有一德	 (482)	微子	 (491)
(0) 盘庚上	 (483)		
周书	 (492)		

(896) 泰誓上	(492)	无逸	(518)
(0) 泰誓中	(493)	君奭	(520)
(0) 泰誓下	(494)	蔡仲之命	(523)
(0) 牧誓	(495)	多方	(523)
(0) 武成	(495)	立政	(526)
(1) 洪范	(497)	周官	(528)
(0) 旅獒	(500)	顾命	(531)
金縢	(501)	康王之诰	(533)
大诰	(503)	毕命	(534)
(0) 微子之命	(505)	君牙	(535)
(1) 康诰	(505)	罔命	(536)
(4) 酒诰	(508)	吕刑	(537)
(0) 梓材	(510)	文侯之命	(540)
(0) 召诰	(511)	费誓	(541)
(4) 洛诰	(514)	秦誓	(542)
多士	(516)		

白话礼记

(2) 曲礼上	(552)	郊特牲	(686)
(0) 曲礼下	(566)	内则	(699)
(0) 檀弓上	(574)	玉藻	(715)
(8) 檀弓下	(594)	明堂位	(728)
(0) 王制	(613)	丧服小记	(732)
(0) 月令	(628)	大传	(739)
(0) 曾子问	(648)	少仪	(743)
(10) 文王世子	(661)	学记	(751)
礼运	(669)	乐记	(756)
(0) 礼器	(678)	杂记上	(772)

杂记下	(780)	服问	(872)
丧大记	(791)	闲传	(874)
祭法	(804)	三年问	(877)
祭义	(807)	深衣	(879)
祭统	(818)	投壶	(880)
经解	(827)	儒行	(883)
哀公问	(830)	大学	(888)
仲尼燕居	(834)	冠义	(889)
孔子闲居	(838)	昏义	(891)
坊记	(840)	乡饮酒义	(894)
中庸	(847)	射义	(898)
表記	(848)	燕义	(902)
缙衣	(858)	聘义	(904)
奔丧	(864)	丧服四制	(907)
问丧	(869)		

白话论语

杨伯峻 杨逢彬 译

前言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也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若干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时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大，却出现了不少重复的章节。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

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比《子罕篇第九》多出十一个字。还有意思相同，文字却有异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有下面这个推论合理：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论语》的作者有孔子的学生。《子罕篇第九》：“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相吻合。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又，《宪问篇第十四》之第一章：“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是原宪，字子思。显然，这也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的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的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如《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这一章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

其拒人也？”这一段又象子张或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侍侧，阊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我认为这一章是闵损的学生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这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到“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有后了。这点，在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后才称“夫子”。只是在《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夫子”，都是当面称“夫子”，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论语》著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论语》一书最后编定者，应是曾参的学生。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较孔子其他弟子为多。《论语》中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共有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大夫孟武伯的儿子

仲孙捷的谥号。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前436年），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记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著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答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就是这些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

《论语》传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号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馥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略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今天，我们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侯论》。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

《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今天的《诗经》、《尚书》（除去伪古文）、《易经》、《仪礼》和《春秋》。看来，《论语》是汉人启蒙书的一种。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现在《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注疏》就是用何晏《集解》和宋人邢昺（932—1010，《宋史》有传）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清史稿》有传）的《经义考》、纪昀（1724—1805）等人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550左右—630左右）的《经典释文序录》和吴检斋（承仕）师的《疏证》。

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注译》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作《集注》。从明朝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另外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故这书无妨参看。

（3）刘宝楠（1791—1855）《论语正义》——清代儒生多

不满意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后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继续写定。所以此书实为刘宝楠父子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昔日的好书，今天便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小。

(4) 程树德《论语集释》，征引书籍达六百八十种，虽仍有疏略可商之处，因其广征博引，故可参考。

(5) 杨树达（1885—1956）《论语疏证》。此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时出己意，加案语。值得参考。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学而篇第一

孔子说：“学过了，再定时地实习它，不也高兴吗？有学生从远方来（求教），不也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我不怀恨在心，不也是君子吗？”

有子说：“他的为人呀，既孝顺父母，又尊敬兄长，却喜欢冒犯上级，这种人很少；不喜欢冒犯上级，却喜欢搞动乱。这种人是从来没有的。君子专心于树立基础，基础树立了，“道”也就产生了。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这就是“仁”的基础吧！”

孔子说：“满口花言巧语，满脸堆起讨好的笑，这种人，是没有多少仁德的。”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为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尽力了呢？和朋友交往是不是真诚呢？老师传给我的本事是不是复习了呢？”

孔子说：“治理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认真对待工作，诚实可靠，节约费用，爱护官吏，役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候。”

孔子说：“后生小子，在父母跟前，就孝顺他们；离开自己房子，便敬爱兄长；不多说话，说则诚实可信；爱人民，亲近有仁德的人。实行这些以后，有剩馀力量，便去学习文献。”

子夏说：“对妻子，看重品德，不看重姿色；侍奉父母，能尽心竭力；服事君上，不惜献出生命；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可靠。这样的人，虽说没专门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孔子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读书，知识也不会巩固。要以忠、信两种品德为主。没有不如自己的朋友。有了错误，就不怕改正。”

曾子说：“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追念远代祖先，这就会使得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

子禽问子贡道：“他老人家一到哪个国家，一定听到那个国家的政事，是主动打听来的呢？还是别人自动告诉的呢？”子贡说：“是靠他老人家温和、善良、严肃、节俭、谦虚的美德取得的。他老人家的取得它，大概和别人的取得它，不相同吧？”孔子说：“当他父亲健在时，因为他无权独立行动，要观察他的志向；父亲死了，主要考察他的行为；如果多年不改变他父亲的合理部分，就可以说是‘孝’了。”

有子说：“礼的作用，凡事都做得恰到好处，才是可贵的。过去圣明君王的治理国家，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小事大事都做得恰当。但是，如有行不通的地方，就为恰当而求恰当，而不用一定的规矩制度去加以节制，也是不行的。”

有子说：“信守的诺言符合义，说的话就能实现。举止庄重合于礼，就能避免受侮辱。依靠亲近的人，也就可靠了。”

孔子说：“君子，吃饭不要求能饱，居住不要求舒适，干事情勤劳敏捷，说话却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这样自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子贡说：“贫穷而不阿谀奉承，有钱而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不过，还不如虽贫穷却乐于道，虽有钱却谦虚好礼呢。”

子贡说：“《诗》上说：‘要象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先切料，然后粗粗锉出模型，再精雕细刻，最后磨光。’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孔子说：“赐呀，现在可以和你说说《诗》了。告诉你要点，你就能举一反三，有所发挥了。”

孔子说：“别人不了解我，我不忧虑，我忧虑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